

俊男美女报到

林芷薇嗨！亲爱的读者们大家好！

看完区氏三兄妹各具传奇、各显神通的浪漫故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更逗趣活泼的“迷糊新娘”系列罗！不过，喜欢言盼盼、成田丹薰、区安琪（伊芙妮亚公主）的读者们也別失望，接下来的故事里，我还是会三不五时地把这群宝被请出来闹闹场的！（哈哈！

林芷薇怎么会轻易放过这种“本身就是笑话”的人物呢？）首先出场的，是叶湘堤和叶可薰这对古灵精怪、整死人不偿命的双胞胎姊妹花。双胞胎的故事已有一些前辈写过，而且写得相当不错。不过林芷薇的“独门爆笑法”保证会令你耳目一新，不好笑不要钱哦！啊哈！

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特色——俊男美女奇多，尤其是帅哥更是满地滚！除了在这一集就登场的柯致中、关恒毅、尚宇杰、储志华和禹立纲外，还有自下一本书继续出场的齐擎天、岳子凯等人。个个可都是身高一八五以上，高大英挺、帅得惊天动地、山河变色的酷哥哦！

（美女们，心中“小鹿大鹿”一起乱撞吧！）林芷薇相当笃信——“薇薇真理”——愈炫的帅哥就要配愈刁的美女来制他！（注：“微微”是谁？就是我啦……）所以请大伙儿拭目以待林芷薇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夜夜磨笔、累积功力”来设计一道道爆笑有趣的爱情方程式吧！

有些读者对林芷薇的个人基本资料很好奇，坦白说，我这人实在是乏善可陈、平凡无趣得很！不过因为第一我很懒；第二我的字很潦草（相信收过我回信的读者一定猛点头、频频称是！）所以我想再这里做个统一的答案。（免得我在信纸上写我血型是B型，读者看成——啊？林芷薇是“13型”？！）林芷薇嘛……身高一六三公分、体重四十八公斤；B型、双子座，生日六月二日，最喜欢的是旅行，最大的愿望是环游世界。平常喜欢看小说、看电影、逛街、吃零食……和一般女孩的喜好差不多。

至于我怎么会想要写小说？哈哈！原因是……除了兴趣外，最大的因素——不会做别的事嘛！

不过，兴趣真的满重要的，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哦，除了写小说外，我还有另一件更喜欢的事——画漫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美丽的娃娃头，教科书上的蒋公、李白、杜甫、革命先烈……等伟人的画像全被我“好心改造”成“绝世美女”像！

不过，我只会画美女，其他男生啦、房子、车子、小猫小狗啦……统统画得乱七八糟！

我常心血来潮就从一堆纸画出一个小说的雏形，日后根据这一堆漫画改写成一本小说。有趣吧！

唉！林芷薇是没当漫画家的天分，不然，坦白说——以漫画来说故事比用文字写故事更顺畅更过瘾！比如说美丽动人的女主角出场吧！漫画上的处理只要把女主角画上大得不成比例的眼睛和小得不成比例的嘴巴；在把男主角的眼睛化成心型就一切OK了！

但小说可没这么容易，要描写一个绝世美女出场，非得用掉大半篇不可（写得手累死了！词穷的结果，搞不好连什么“她美得令人发抖”的怪词

也出笼了!)所以,有才华真好!在这谨向我喜欢的漫画家们致敬!

好啦,这次和你们聊我所喜欢的漫画,下次再来聊点别的吧!亲爱的读者们,写信来告诉我你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喔!

第一章

京都,“御茶水短期大学”。

叶可薰停下酒红色的敞篷跑车,缓缓伸出一双修长匀称的双腿跨出车门,再轻扭纤腰,迈向已开满樱花的美丽校园。

嗯,空气真好,樱花也开得很漂亮,叶可薰满意地吸了一大口气,这个环境真不错,难怪湘堤执意要留在这里,说什么也不肯跟她去东京。

在这么一个古色古香,风气保守的校园内突然走入一位穿著黑色紧身皮衣、超迷你短裤,外加撩人的黑色网状裤袜加黑长靴的美艳女郎是极不协调的。因此,叶可薰一路走进来,校园内老老少少:学生、教授、校工,(甚至在一旁打呵欠的老狗),眼光全惊艳地锁定在她身上。哇!好一个婀娜多姿、明艳动人的俏女郎!

但当可薰拿下墨镜时,那群看呆的学生全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声。

“哇!叶老师!她是叶老师?!”“老师!你今天好漂亮!好妖艳美丽、好迷人!”“老师你要去哪里?去约会是不是?你好偏心呢!平常上课时都不穿这样,让我们大饱眼福。”一群吱吱喳喳的女学生包围住叶可薰,惊艳不已地提出一大堆问题,可薰巧笑倩兮地一一回答,好不容易摆脱那一大群学生后,走廊另一头早已站个目瞪口呆,只差口水没流满地的男人。

“湘堤……天!你是湘堤?!”田中老师兴奋不已,两眼已成心型地看著她,“噢,你今天真的好美好美,简直令人睁不开眼睛。湘堤,真令人想不到你典雅端庄的外表下,还有这么美艳动人的另一面……”“呃,谢谢……”叶可薰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这拙蛋是谁呀!又矮又胖又拙,头发没剩两根……拜托,我叶可薰今天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稍稍打扮一下,瞧他就一副口水直流、呼吸急促的德行;哪天我要是使出浑身解数好好地妖艳一下;他老兄岂不“哈利路亚”,当场蒙主恩召?“湘……湘堤,我可以……请你吃晚饭吗?”田中老师涨红了脸,鼓起勇气道:“看你想吃最名贵的黄金寿司,还是法国料理都可以。”“晚餐啊!好啊!”叶可薰风情万种地一笑,“今天晚上我没空,明天吧。晚上七点你来接我。”“真……真的?!好好好……明晚七点,我一定准时来接你,一定……”田中老师又惊又喜地直点头。噢,我晚上回去要先去做个脸、护个肤,再把那剩半打的一一生发水全拿出来抹,希望明晚可以头发茂盛……一定是暗恋湘堤已久的拙蛋,叶可薰在心里偷笑。管他,反正她帮湘堤把约会定下来,再让她去伤脑筋。

顺著路标的指示,可薰很顺利找到那位于西侧的教师私人休息室,她打开名牌上写著“叶湘堤”的那一间,大大方方地走进去。

十分钟后,叶湘堤自“汉学研究社”走出来,迎面而来的铃木老师看到她愣了一下。

“咦？叶老师，怎么才没几分钟你又换一套衣服了？刚才那样穿很漂亮迷人呀！连校长也看得两个眼珠子差点掉下来。”铃木老师夸张地挤眉弄眼，“喂！我真佩服你敢穿那么短的短裤，不过你那双美腿真不是盖的，又白又嫩又修长！改天教教我你是怎么保养身材的，是用减肥霜还是用瘦身盐呢？”铃木京子丢下一大串话，就抱著讲义走入另一间教室。

我？穿短裤？叶湘堤一头雾水地低头看自己，没有呀，我从不穿短裤，也从来没穿过短过膝盖以上的短裙，而且我今天也没换过衣服呀！

叶湘堤满腹疑惑地走没几步，又遇到还怔在走廊中央，一脸幸福微笑的田中彦一。

“湘……湘堤……”一见到她，田中彦一的舌头立刻打结。“咦？你又换一套衣服了？我知道了，是不是不好意思穿得那么性感时髦？”田中自以为了解地傻笑，“嘿嘿嘿！没有关系，在我的眼里你永远是最美的，此时的你，轻柔飘逸地有如白玫瑰；而刚才艳光四射的你，则如娇艳的红玫瑰。不论是红玫瑰或是白玫瑰，我都喜欢。”他在说什么？湘堤的脸上挂著僵硬的微笑，这田中老师是头壳坏去是不是？什么红玫瑰与白玫瑰，我晚上要煮菜头汤，还红菜头与白菜头呢！

“湘堤，我还有课先走了，别忘了咱们明天晚上七点的约会哦！嗯，拜拜！”田中彦一很暧昧又很幸补地朝她眨眨眼后，才踩著乐陶陶的脚步离去。

明晚七点，我和这拙蛋有约会？湘堤傻在原地，这……怎么回事呀！一个名字电光火石地闪入她脑海里——叶可薰！

湘堤火箭般地冲向自己的私人休息室，才走到廊下就听到里面传出震耳欲聋的热门音乐声，满肚子怒火往上窜，湘堤用力推开门。

“叶可薰！”一身劲装的叶可薰正尽情摇摆身体大跳狄斯可，丝毫没听到叶湘堤的尖叫声。湘堤一个箭步关了音响，再捉住她大吼，“叶可薰，我在跟你说话！”“知道了！我又没聋，叫那么大声做什么？”叶可薰皱皱眉地掩住耳朵。

“你——”叶湘堤满肚的怒气在乍见她的脸的同时，瞬间化成惊讶及尖叫声，“我的妈呀！你就弄成这副德行在太阳底下走路？”叶可薰打扮得有如“黑色追缉令”的邬玛舒曼，前额的刘海剪齐，擦上娇艳欲滴又诡异的深紫色口红和黑色指甲油。配上一身皮衣，冷艳亮丽得今人不敢直视。

“不在太阳底下走路，难道我要在太阳底下‘匍匐前进’不成？”叶可薰没好气地白湘堤一眼，十分舒服地坐下来，把一双白皙的美腿挂在湘堤的书架上。

“脚放下！”湘堤挥下她的腿，怒火再度往上冲。“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又假扮成我，四处去招摇撞骗？还和那个田中彦一订下什么明天晚上的约会？”“哦，原来那拙蛋的名字叫田中‘厌’一啊？”叶可薰又很自动地打开一罐汽水。“真是人如其名，看他那副口水流满地的猪哥样就令人讨厌。”“叶可薰！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叶湘堤夺下她手上的汽水。

“干嘛啦？”可薰的另一只手又抢回汽水，“亲爱的姊姊，你说错了，我哪有‘假扮’成你去招摇撞骗，从我一脚跨进校园后，就有一大群学生围著我叶老师长、叶老师短地，说我今天好时髦、好漂亮。我当然不忍心说出我的真实身分，让她们这么早就知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而且，老姊，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夸我妖艳美丽就等于是在说你漂亮耶！你应该开心，感到与有荣焉呀！”叶可薰很阿莎力地拍拍老姊的肩。

“与有荣焉？！”叶湘堤痛苦地呻吟，天要亡我！上帝，你最大的错不是给我一个鬼见愁般的妹妹，更残酷的是——我和她竟是双胞胎！

叶湘堤和叶可薰是一对双胞胎姊妹，可薰打从娘胎内就顽皮，一脚先把湘堤踹出去后，晚了三分钟才出生。

“你冒冒失失地跑来学校找我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唯恐天下不乱地替我答应和田中彦一的约会？喂，要约你自己去和他约！”叶湘堤几近张牙舞爪地，平时的叶湘堤可是一位温婉典雅，人见人夸的大家闺秀。但只要一遇到叶可薰，三秒钟之内就会把体内所有的火爆因子全部释出。叶可薰别的优点是没有，最大的长处就是剥下一个淑女的外表，露出她们狰狞的真面目。

“人家看那个田中彦一——一脸的期待，不忍心泼他冷水嘛。”可薰无辜地眨眨眼灵剔透的大眼睛，“而且叶湘堤，你又不吃素，没事‘近近男色’，和他约个会有什么关系？”“MyGod！”湘堤悲惨地掩面倒在地上，瘟神！碰到这种专门制造灾难给她的妹妹，她认栽了！

“喂，叶湘堤，别装死。我今天来找你是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可薰推推她。

“说吧，什么事？”湘堤由指缝中睁开一只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你又捅了什么楼子？是又抢了别人的男朋友？还是倒了别人的会钱，要大老远由东京跑来这儿避风头？”“呸呸呸！去你的乌鸦嘴，”可薰打她，“我问你，你们学校不是要放暑假了吗？这两个月的时间你打算去哪？回神户陪老爸老妈？”“我不回神户老家，但你也别拉我四处去疯。我要回台湾做短期进修。”湘堤急忙表明立场。

湘堤和可薰的父亲来自台湾，而母亲是日本人。因父亲经商的关系而定居日本。湘堤自小沉静内向，喜欢念书，今年才进京都这所私立大学当讲师。而古灵精怪，一肚子鬼点子的叶可薰则是东京一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活泼幽默，创意频出的设计手法很受日本人欢迎。他们认为她兼具了三宅一生的知性优雅与川久保玲的大胆创新。

“去台湾？真的？好巧耶！我最近也打算去台湾。”可薰开心地说：“喂，你要去台湾的哪里？去做什么？”不巧，一点都不巧！湘堤在心底叹气，“我要去台南，我的学校安排我和台南成大的一位电脑博士合作一套汉学教育的软体，可以拿回来当汉学教材。”“干嘛呀？放个暑假还这么累，身负这么神圣的使命？”可薰不满地说：“我就不同了，我是去纯度假的，我的新装发表会刚结束，很成功哩！我要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从事创作工作的叶可薰日子过得在惬意不过了，一年她大约只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其余全在休息，找灵感、谈恋爱。

叶父在台北还有一栋房子，可薰常有事没事就去那边住一阵子，感受一下台北的文化冲击，一个月前她才刚从台湾回来。

湘堤懒得理她，迳自收拾要带去台湾的资料，这两天就要动身了，一不小心，她的护照掉了下来。

“喂，东西掉了。”可薰帮她捡起来，她的手停在半空中。“哇！叶湘堤，这个大帅哥是谁？”“什么呀？大呼小叫的。”湘堤接过来一看，“拜托！关恒毅啦！就是要教我写软体的成大电脑博士，校方先将他的资料给我，他可能会去机场接我，省得我找不到地方。”“天呀！你和这么酷的大帅哥一起合作？”可薰要晕了，“叶湘堤，你们的合作教学还有没有名额？可不可以多带一位旁听生？或者你需不需要多带一名小妹？随时帮你和这位关大博士泡

茶、影印、找资料？”“叶可薰！你有点骨气好不好？”湘堤瞪了她一眼，“我是为公事出差耶！你没见过男人吗？”“没见过这么帅、这么酷的！”可薰仍如痴如醉地盯著相片内的关恒毅，“老姊，你不觉得他不是普通的帅吗？他温文儒雅的外表下有一股执著坚毅的气势；他的眉宇之间更有一股不可思议的蛊惑力……”“不可思议的蛊惑力？”叶湘堤瞧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是你斜视还是他乱视？我就看不出虾米‘蛊惑力’在哪里？”气质飘逸的叶湘堤自小就是有名的冰山美人，男生在她眼里全是一群粗鲁又不爱乾净的“次等动物”，不管条件再好的男人追求她，全激不起她半点火花。

“去你的！你最不浪漫了！”可薰又抢回照片，小心翼翼地捧著，“叶湘堤，我真嫉妒你，打出娘胎来第一次嫉妒你，你竟要和这么帅的人朝夕相处，近水楼台先得月……”叶可薰终于相信有“一见锺情”这回事了，从事服装设计的她当然遇过比关恒毅更帅、更具魅力的男模特儿或社会名流，这其中也有不少佼佼者猛烈追求她，但那些男人只能当朋友，却没有半个给过叶可薰这种非比寻常，第一眼就触电的感觉。

噢！他深邃的黑眸彷彿藏著千言万语般……可薰盯著照片愈看愈脸红心跳，如果有机会和他相处……她好羡慕湘堤能和他单独相处……蓦地，叶可薰抬起头盯著正在整理资料的湘堤，又看看镜中的自己……有了！哈哈！她差点忘了她们是双胞胎！

“老姊，你这套软体大概要写多久才可以完成？”可薰问。

“一个月左右吧。”湘堤狐疑地回答，她不知叶可薰为什么要问这个，但却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升起……“一个月？Good，也就是说你这两个月的假期，只要一个月的工作天就可以完成了。”叶可薰露出满意而诡异的笑容。

“应该是吧。”湘堤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是哪不对……“我最亲爱的姊姊，”叶可薰脸上挂著最甜蜜醉人的微笑，攀住湘堤的脖子；“我是你最宝贝的孪生妹妹对不对？除了老爸老妈，咱们是世上最亲的人了。打从还没出娘胎，咱们就你依我依地一起窝在妈咪的肚子里，血浓于水，浩浩亲情，你我手牵手、心连心，共创连体婴，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相互扶持……”“停！够了！”湘堤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叶可薰，你不要害我连昨天的早餐也吐出来，有什么目的，你快说吧！”“湘堤姊姊……”可薰又冲著她勾魂摄魄地甜甜一笑。

“快说啦！撒娇对我无效。”湘堤寒毛直立，老天！她终于知道她这古怪刁蛮的妹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死忠追求者，真是一“刁”天下无难事！

叶可薰得意地打开皮包，拿出自己的护照。“你是这两天就要去台湾，对吧？我也有台签，随时可以进去。而且，我们两个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亲爱的姊姊，你想不想先去台北喘口气，体会一下文明的生活……”

“不！”湘堤大叫，“你……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两个互换身分？你代我去台南成大？而我去台北？”“答对了！宾果！”可薰笑咪咪地在她脸上亲一下，“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姊，和我一样聪明。”“不不不！不要！我绝不耍！”湘堤双手乱摇，“开什么玩笑，这太荒谬了！我是去写软体去做研究耶！我写出来的东西要拿回日本当教材……我不是去玩！更何况早八百年前，我就不和你玩互换身分的幼稚游戏了。”“亲爱的湘堤，”可薰依然笑咪咪地说：“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吗？你太严肃了！人生嘛！该认真的时候就该认真，偶尔轻松一下也不错呀！我们先互换身分一个月，一个月后，你再来台南写完你的软体，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船过水无痕地度过咱们这个‘多彩多姿’

的暑假。”“不！”湘堤仍十分坚决地摇头。

“姊姊！”可薰叫得又甜又嗲，只有在那种时候她才会叫湘堤姊姊，“我是你浩瀚人海中，唯一的亲妹妹耶！你连这一点小小心愿都不帮我完成？”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台南？别告诉我你突然虚心向学，以前你一拿起课本不到三分钟就会不支倒地，呼呼大睡的。”湘堤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心软，这小魔女就是这张嘴巴厉害，活的也会被她说是成死的！

“我突然仰慕起咱们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可薰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又很诚意地加上一句，“当然……跟这个关大帅哥有绝对的关系，我对他一见锺情！”“一见锺情，哈哈！叶可薰，我认识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湘堤立刻拆穿，“是一见‘动’情吧！一见锺情最重要的就是‘锺’这个字，要一直‘忠于原味’。你呀，我看是一见‘动’情，随便来个英俊潇洒的男人就可让你凡心大动，迷得七晕八素，过了一阵子后又宣告‘缘尽情已了’，再愈挫愈勇地追逐下一个目标。叶可薰，打从十五岁开始，你交过的男朋友就比我教过的学生还多了！”“有这么多吗？”可薰眨眨水汪汪的大眼睛，“还好啦！靠大家捧场嘛！叶湘堤，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还没嫁人之前爱交几个男朋友是我的自由呀！青春年华此时不享受更待何时？你的人生就是太一板一眼、规规矩矩了，都给自己规定好几点要做什么、几岁要考上什么、要成为什么……你就不懂，生活中偶尔来个小小的变化、偶尔来个小‘出轨’，是很浪漫有趣的。”“什么‘出轨’？”单这两个字就够令湘堤俏脸嫣红，“哎，叶可薰，你别乱用形容词……‘出轨’？！我可一直是很规矩的……”

“我知道。”叶可薰打量叶湘堤那一身裹粽子似的保守穿著而大翻白眼，“亲爱的老姊，你可不可以别一天到晚都穿这种老土得要死，活像百多年前的衣服？喂，你……别告诉我你现在还是处女？二十五岁了耶！留著又不会生利息！”“叶可薰！”湘堤涨红了脸大叫。

“好好好……我知道，你是圣女贞德的精魂转世，行了吧？喂，老姊，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吗？好啦好啦……才一个月嘛……”纵然叶湘堤的意志坚定如铁，说一不二；但叶可薰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连拐带骗、又哄又拐地缠住湘堤，渐渐地，湘堤的头上浮起一面小白旗的影子，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唉！从小到大总是这样，只要可薰看上的东西，她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用她那甜得醉死人的“ㄋㄚ”功把它“拗”到手为止。

“一个月！天呀！”湘堤悲鸣，“叶可薰，我怎么知道这一个月的时间你不会把我多年来树立的淑女形象破坏殆尽？天呀！‘既生堤何生薰’？上帝为什么又要制造你！如果说我叶湘堤这一生有什么污点，那就是大小姐你！”

“喂，你别这么悲观嘛！”可薰笑得好不甜蜜，“什么污点不污点的？叶湘堤，也许这一个月正是你人生的大转机，一个新的里程碑的开始耶！”（嘿，这句话倒是……一语成真！）我人生的大转机！湘堤更加绝望，是呀！一个月的时间就足以把我的英名由“淑女”变为“唐朝豪放女”！

“来，我们好好地计画一下。”可薰兴致勃勃地说：“两天后，我先以叶湘堤的身分进入台湾，让关恒毅接走；而你，则晚我一个礼拜去台北，省得穿帮。在台湾期间我们可以保持联络，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少联络为妙。一个月后，咱们再把身分换回来。”“对了，你假扮我的这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男人来找我，所以我要让你先了解一下我的交友情况。”叶可薰翻开自己的随身记事本，如数家珍道：“首先，每天晚上十一点会有一位姓木村的打

电话来按时‘请安’，你不用太理他，随便哈啦两句就好，他是东宝集团的小开，他送来的礼物及玫瑰你就大大方方的收下。再来，有个身高一九，姓织田的大帅哥会常来接送你，喔，这个人你可得温柔一点，他已经暗恋我很多年了，你可千万别伤了人家幼小的心灵。”“这个叫东山秀一的，”可薰又指著其中一个电话说：“他是现在全日本最红的男模特儿，有时会来约你吃个烛光晚餐什么的，他人很幽默风趣的，笑话一绝。但你和出去千万别让这个姓真田的金融小开知道，真田的醋劲很大的。”可薰滔滔不绝继续说：“可能会有一个姓三上的男人打电话来，他是我前任男朋友，我在分手前拿了她的附卡狠狠地刷了一大票，如果他来质问，你随便‘ㄋㄚ’两句就没事了；至于我现在正在交往的新男友姓江口，他常开一辆法拉利……”“停！”湘堤大叫，“乱七八糟的，这个谁谁谁……我记不住。”“记不住？”可薰怀疑地瞄她一眼，“小姐，你太不敬业了吧？书架上这些原文书你可以一本本全部记下来，才六、七个男人名你就记不住！我还没全部说完呢！”“叶可薰，你是大花痴啊？同时和这么多男人交往你不累吗？不会有罪恶感吗？最没品的是，你都要跟人家分手了，还来个‘临别秋波’用他的附卡狠狠地刷一大票，喂！我告诉你，你叫那家伙硫酸泼准一点，别没事泼到我脸上来，伤及无辜！”“呸呸！乌鸦嘴！”可薰在湘堤肩上挥一拳，“女人！我这才叫快乐的单身女郎你懂不懂？笑话！只要我一未结婚，二不沾染有家室的男人，我为什么不能多交几个男朋友？好了，我大概的情形就这个样子，反正你在日本还要再留一星期，乾脆躲起来宣布你得了天花不见任何人，省得这七、八个男人轮番上阵，让你头昏脑胀，分不清谁是谁。”“来，我先帮你整理行李。”可薰打开湘堤的衣橱，三秒钟后爆出大叫，“妈咪呀！叶湘堤，你平常都穿这种衣服呀？现在是西元一九九六年不是一九 年！天呀！你一件长洋装就可以让我做五件迷你裙！真是浪费布料！”“叶可薰，别动我的衣服！”湘堤“碰”一声关上衣橱门，“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喂，我可先警告你，别穿你这些奇装异服去吓坏成大那些老教授，毁了我叶湘堤的一世英名。我叶湘堤可是笑不露齿、行不摇裙的淑女。绝不穿露肩、露背、露大腿、露肚脐……的那些怪衣服，知不知道？”谁理你？可薰偷偷在心底说，要她穿上这件从头包到脚的淑女装，不如一刀杀了她比较快！干嘛呀？又不是要当尼姑庵住持候选人！她可薰平时走在街上，只要超过五公尺后没男人对她吹口哨，她铁定扭头回去换另一套衣服！

“好了好了，你没事快走吧，我还有研究资料要整理。”湘堤把她往门口推。

“嗯，等等，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可薰临时想到，“老爸在台北的那栋房子，因为我偶尔才回去住一下，所以平时我都把它租给一个人。”有房客？上班族吧？那也没关系，反正有人帮我们照料房子也好。”湘堤不以为意，反正跟一个女人相处起来也不会太困难。

“呃，‘他’的名字叫柯致中……”可薰支支吾吾道：“我是说，这个‘房客’，是个男的……”“什么？！”可薰捂住耳朵，叶湘堤果然爆发惊天动地的大叫，“叶可薰……你你你……真不像话！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自己乱七八糟也就算了，现在竟还要陷害我这冰清玉洁的姊姊……”“拜托！老姊，你别想歪好不好？”可薰大呼冤枉。“我和柯致中相处快一年了，啥事也没有，我们的交情就像弟兄们一般。你少冬烘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怎么样？只要你行得正、做得直，啥事也不会发生；相反地，要是你存心想怎么样，

就算没有共处一室，还是什么都可能发生。安啦，连我这风情万种的美人他都无动于衷，你这种老古板去一定最安全，他瞄也不会多瞄一眼的。”“可薰！”湘堤恨不得亲手掐死她，“你怎么可以擅做主张把老爸的房子租给一个陌生男人？他是做什么的？不会是街头混混？无业游民？还是午夜牛郎吧？”“柯致中呀！他……”可薰歪著头想了一下，“我也搞不太清楚他是做什么的？他的正业应该是建筑师，自己有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但他终年旅游世界各地，很少去管事务所的事。他也在台北开了两家风格前卫的 PUB，生意好得不得了。他还写书耶！还常到各大大专院校去演讲，教青年学生如何自助旅行。其实你这次去台北也不一定会遇到他啦，很可能他已去希腊、丝路，还是埃及，一走就是大半年，安啦！”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共处一室？湘堤已开始脸色发白了，噢，她向来是最讨厌男人的……他们不爱乾淨又不卫生……身上还常有汗臭味，又自私自私……一无可取！

“老姊，我先走了，你的护照、证件我带走；我的护照和台北房子的钥匙放在这里，还有这本随身笔记本也留下来给你参考，没问题了吧？拜拜！”可薰看著湘堤愈来愈不对劲的脸色赶紧溜之大吉，她知道这生性胆怯的姊姊一定想打退堂鼓了！

“叶可薰！喂！叶可薰！等一下……”可薰溜得比飞还快，湘堤真想追上去，但一想到自己在这大学内的“形象”……唉！她重重叹了口气又关起房门。

柯致中……一想到必须和一个男人朝夕共处在同一屋檐下，湘堤就全身发抖，频频冒冷汗……“男人”！正是她最厌恶的动物！

该死的叶可薰，竟出这么大的难题给她！但眼前的湘堤没时间毁约了；有另一件更麻烦的事就在眼前，明天晚上七点……她一定要在五点以前提早溜出宿舍，摆脱掉田中彦一那大拙蛋的纠缠！

第二章

嗯！今天真是个好天气！风和日又丽、鸟语花香更香！可薰走出台南机场满意地深吸一大口气。

哈哈！四季如春、阳光灿烂的宝岛台湾，我来了！只不过我这次不是去那多雨的台北市，而是来阳光普照的台南哦！而且还有关恒毅那大帅哥要来接她，噢！人生真是太美好了！哈利路亚！

一想到两天前和关恒毅在越洋电话里约好的接机时间，可薰美丽的脸蛋笑得更甜了！帅哥真真是什么都帅！连声音都是那么感性低沉，充满了迷人的磁性！噢！光听他的声音，可薰发现自己又爱上他了！

咦？关恒毅怎么还不来？可薰向来是很没耐心的，东张西望后，她索性推著行李车走出等候的大厅。

关恒毅停了车后急急忙忙朝大厅走去，昨天晚上和小老婆——电脑，奋战到天亮才睡，差一点就睡过头了。今天可要来接由日本来短期研究的叶湘堤，可千万别耽误了。

想到叶湘堤，关恒毅深刻俊挺的五官绽出一丝笑意，根据推荐她来的

松冈教授说，她是一位秀外慧中，气质沉静典雅，不可多得的好女孩。电脑研究室的同仁还起哄要关恒毅追这位大美人，当时关恒毅笑而未语。

关恒毅三十年来的人生中，电脑，一直是占著最重要的地位，他很少把时间花在交女朋友的身上；不过他相信任何男人看过叶湘堤的照片一定会有心动的感觉。照片上的她长发披肩，有一张精致绝伦、令人屏息的完美脸蛋。再加上松冈教授所形容的她是个温婉贞静、气质宛如空谷幽兰的女孩……加快了脚步，关恒毅突然很想早一点见到她。

临进大厅前，他看到前面站著一个穿黑衣服的单身女孩……黑衣服？前天叶湘堤在电话里说她可能穿一身黑，那这个女孩……？不可能！关恒毅迅速打消念头，有些脸红地把目光由那双在短裤下，白皙修长的大腿上收回来。叶湘堤是个端庄保守的大家闺秀，她绝不可能做这么大胆的打扮。

一转身，关恒毅直接走入大厅。

奇怪了！怎么还没来？可薰有些不耐烦地看看表，迟到五分钟了耶！她那些男朋友和她约会，没半个人敢迟到零点一秒的！

蓦地，一个小东西吸引了可薰的全部注意力。哇！好可爱哟！

一只圆滚滚、肥嘟嘟的玛尔济斯犬不知打哪儿冒出来，摇摇晃晃地跑入前面的车道。

哎呀！危险！可薰惊叫，丢了行李就跑上去，太危险了！来往的车辆这么多，这只小狗……误闯入车阵的小狗吓得全身直发抖，可薰心急地跑过去，还充当交通指挥指挥著右边的车先停下来，左边远远来了一辆车，没关系，车子应该会让人……但她错了，这里台湾而不是日本！

可薰才抱起小狗，就听到“吱”……一声，左边的车子在她身边紧急煞住，但仍撞到了可薰的腰，强烈的撞击使她整个人往下倒……“哇！撞到人了！”“流血了！”四周响起民众的惊叫声。

在大厅内找不到叶湘堤的关恒毅听到外面的声音后，跑出来一探究竟。但见一个女孩倒在一辆轿车前，双腿涌出鲜血……围观的民众很多，奇怪的是，竟没有半个人伸出援手！

就连那肇事的车主也只是呆呆站在一旁，不停地说：“是她自己不长眼睛冲出来的！不是我撞她的……”看来现场要不是有这么多围观的目击者，这肇事者是很想一走了之！

“混蛋！还不快救人！”关恒毅大吼一声，排开围观的人冲了去。

是她！关恒毅愣了一下，是那个穿迷你短裤的女孩。

但当关恒毅抱起昏迷的可薰，看到她毫无血色的脸时，他才是完全傻住了！

“叶湘堤？！”

可薰被送医急救后，除了小腿的瘀伤，身上并没有严重的外伤，只是她一直昏迷不醒。

所以医生也要她留院观察，因为她有脑震荡的现象，还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遗症。

可薰昏迷两天两夜，关恒毅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她，由她身上的证件已知她是叶湘堤没有错。关恒毅十分自责，自认为是自己接机的疏忽，才会害湘堤发生这种意外。

她苍白的额上渗出细致的汗珠，关恒毅温柔而细心地帮她拭去。他痴

痴地盯著可薰那清丽绝伦、眉目如画的小脸，病床上的她是那么苍白瘦弱，如一株怯弱的菟丝花，那么惹人怜爱而想永远保护她。

“唔……”可薰的颈子微微一动，缓缓地睁开眼睛……“湘堤！湘堤！你醒了？”关恒毅惊喜地捉住她的手。

可薰茫然地环视病房，痛……脚好痛，头也好痛！“这是哪里？我怎么了？”“湘堤，你别说太多话，你出了车祸，小腿受伤了，但别担心，很快就会好的。”关恒毅紧紧握住她的手，温柔地说。

我……出了车祸？难怪我的脚好痛！可薰困惑地看著自己打上石膏的右脚，那我……“请问你，”可薰用力捉住关恒毅，语气中满是恐惧与颤抖，“我……我是谁？”如一记闷雷打下来一般，关恒毅有片刻无法呼吸。“湘堤……”他无比艰困地说出：“你……你是叶湘堤呀！从日本来的！你不记得了吗？”叶湘堤？这是我的名字吗？可薰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头好痛好痛……我怎么完全都不记得了？

病房外，传来关恒毅焦急的声音。

“医生，请问她这种情形会持续多久？”“很难说，医学上称这为‘暂时性失忆’，病人因受某种撞击或刺激，而导致的失忆症。根据以往的案例，有人在短期之内就慢慢恢复记忆力，但也有人十几二十年、甚至终老都无法恢复记忆。”“你是说……她的记忆可能永远都回不来？”关恒毅暗哑地问。

“目前还是观察期，我还不敢下结论。这就要看病人自己的独立能力了。”医生拍拍他的肩膀后，转身离去。

我真的得了失忆症？而且很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可薰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惊恐地想著，天呀！地呀！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可薰坐在病床上，又拿起镜子仔细地端详自己，不可能呀！像我这么美、这么妖娇动人的大美人怎么会遇上这么衰的事？妈咪哟！丧失记忆？像我这么气质高雅的人搞不好是欧洲某某王室的公主，或是中东公主什么的……流落在台湾，家乡也许还有一个俊美斯文又深情的王子正痴痴地等我回去……天呀！惨绝人寰呀！

关恒毅推门进来，“咦？湘堤，你醒了？”可薰放下镜子，忧愁地望著他，“我听到你在外面和医生的谈话了，我的记忆力……真的永远无法恢复了吗？”关恒毅心底一阵抽痛，“湘堤，对不起。”他坐在床沿紧紧地握住可薰的手，“全是我的错，是我不好，如果那一天早点接到你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但你放心，你只是短暂失忆，你的记忆力一定会回来的！”“你为什么要向我对不起，这又不是你的错。”可薰轻轻地摇摇头，“按照你所说的，我那天在机场门口是为了救一只小狗而出车祸的吧？那也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呀！不能怪你。”救一只小狗？我几时这么好心了？可薰在心底诅咒：那只天杀的小狗死哪去了？为了救它，我在这里被吊著脚，还脑筋“控固力”……那小畜牲呢？“无论如何总是我的疏忽，你在台湾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关恒毅细心地为可薰拉好毛毯，他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关心这不算陌生的女孩，但是面对清灵纤秀的她，他即本能地想好好保护她。

“湘堤，你的家人住在日本，要不要我根据你护照上的住址，联络他们，告之你受伤的事。”原来我的家人在日本？“不用了，先不要让他们担心，你不是说我是来台湾做两个月的学术研究？两个月后，如果我的记忆力仍未恢复，那再想办法吧。”“也好。那……你还有没有其他想联络的人？比如……”

男朋友？”一想到湘堤很可能早已名花有主，关恒毅突然觉得全身不舒服。

男朋友？可薰歪着头很仔细、很用力地思索……对呀！这么美艳无双的人一定有很多男朋友。可是……这几天她老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女孩子……她必须和她联络……女孩子？可薰皱起眉，不会吧……难道我是玻璃圈的……唉！如果长这么美丽的女人只爱女的不爱男的，那全天下的男人岂不心碎而死？可薰的目光移到正专注凝视她的关恒毅脸上，这是一张好英挺刚毅的脸……可薰的粉颊逐渐嫣红……没关系！昨日种种譬如昨日已死！如果我以前只爱女人不爱男人，那么现在开始爱男人还来得及。

“没有。”可薰摇摇头，“对了，你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一些关于我的，比如：我是来台湾做什么的？我在日本的职业又是什么？”关恒毅为可薰立起枕头，让她舒舒服服地躺著后才说：“在日本，你是京都御茶水短期大学的新任讲师，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台湾做研究。你主要的目的是想藉由电脑的帮助，帮你设计一套‘汉学教育软体’；因你原本即主攻汉学研究，你的指导教授松冈先生还说你预备在下次暑假，前往中国大陆的北京、南京、西安……等地做实地汉学考察……”什么？汉学研究？实地考察？可薰早已听得一头雾水、昏昏欲睡了。不会吧？我这么时髦亮丽的人竟做这么老土，几近于“考古”的工作？我还以为自己是什么美艳巨星！唉！前几年其是白活了！

“那你……你就是在台湾帮助我设计软体的人？”可薰问。

“对。”关恒毅清亮的眼睛有明朗的笑容。

“喔。”可薰有些明白了……如果能和这么迷人的大帅哥朝夕相处，一起“研究”……嘿！看来自己以前还不太笨嘛……“那你知不知道以前的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嗯，根据松冈教授的形容，你是一个文静端庄、沉默少言、举止古典娴雅的大家闺秀。他说你是标准的淑女，平时除了上课和做研究外，几乎足不出户……还说你精通于女红、厨艺，平时温婉勤俭……”关恒毅回忆著松冈教授的话，提起“叶湘堤”这位得意门生，松冈教授直是连夸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等一下，停停停……你，确定你是在说我吗？”可薰愈听愈不对劲，这……这个女人是谁呀？三从四德、勤俭持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走后门的外星人？噢！原来自己是这么好这么完美呀？可薰很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唉……好得连我自己都好感动……直是天嫉红颜呀！

“可是……你说我来台湾是做研究的，那么现在变成这样阿达阿达的，研究的事怎么办？”可薰问。

关恒毅猛地回过神来，“喔……这没有关系，我已和京都方面联络过了，校方说一切以你的身体为重，要你好好休养，不用担心。研究工作等你身体好一点后再说。”他差点就看呆了，湘堤俏丽的脸上千变万化的表情令他著迷……忽而双眉忧愁，忽而嫣然一笑；其实湘堤并非美得多倾国倾城，但她最吸引人的是那一双水汪汪又黑白分明大眼睛，眼波流转处会勾人似的……还有那一双俏皮的小虎牙……奇怪，松冈教授寄来的湘堤照片中，他好像没注意到湘堤有虎牙。

晚上十点半，天母。

叶湘堤提了两大只行李箱下了计程车，拿出地址来核对，“土东街 X 巷 X 号……”没有错，就是这一家了。

湘堤皱起眉打量这一栋绿瓦白墙的两层楼日式建筑，围墙内有一棵好大的槭树，房子还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这一栋是父亲留在台北的产业，可薰比较常回来住，湘堤已有好几年不留回来了。

她原本以为迎接她的是一间安静无声的空屋，但屋内传来震耳欲聋的热门音乐声，门口还停了一大堆重型摩托车和汽车……真衰，看来那个房客柯致中在，湘堤叹了口气，打开门后费力地把行李拖进去。

一进去，那恐怖的热门音乐声活像要把屋顶掀了般，满屋子的烟雾缭绕……一室黑压压的人正疯狂地大跳狄斯可……太过分了！湘堤怒火中烧，可薰只是把这屋子分租给柯致中，又没允许他在这里大开派对！太过分了。

忍著令人厌恶的烟味，湘堤辛苦地穿过人群走向独自在吧台调酒的一个女孩。“请问，你知道柯致中在哪里吗？”“谁？什么中？”女孩反戴萤光棒球帽，头发左边染成红、右边染成黄、中间染成绿，精采极了！“我不知道，我是临时被捉来玩的，你去问小莉吧。”小莉？湘堤顺著她的手望向角落下的一对情侣，女的坐在男的大腿上旁若无人的热吻，哇！吻得啧啧有声，不知今夕是何夕！

“中场休息时间”，小莉一甩头望到呆愣在旁的湘堤，“嗨，可薰，你回来啦？大柯好像躲在房里睡觉，你去拉他嘛！”一说完，小莉小姐马上又马不停蹄地搂住男朋友，哇！法国式接吻耶！舌头还会打架，战况好不激烈……看得叶湘堤心跳失常、面红耳赤……湘堤不敢再看下去，很有礼貌地把眼光由那对打架的舌头上移开。算了，自己去找柯致中那混蛋吧，可薰应该是把楼下的房间租给他吧，那她还是先把行李拖上楼，休息一下。

气喘吁吁地把第一件行李扛上楼后，湘堤摸黑找到卧房，摸了半天却按不到电灯开关，先坐下来喘口气吧，湘堤才一屁股在床边坐下来，突然听到一个低沉的男声：“斐斐，是你？”来不及尖叫，一只有力的手已扣住湘堤的肩，湘堤整个人跌向一个宽阔结实的胸膛，另一只火热的手托起湘堤的下巴，一连串狂野纵横、疯狂娇热的吻就当头罩下来……动作之迅速，力道之强劲完全不给湘堤半丝躲开的机会。

“唔……”惊呆的湘堤慢慢回过神来，我被强吻了？我被强吻了？！天呀！地呀！她拚命扭动身体想挣脱这怀抱，奈何这野蛮人力气大得惊人……湘堤愈挣扎，柯致中就将她抱得愈紧，大手牢牢地抓住她的纤腰，灼灼的热气呵在她耳畔，“斐斐，你是我的女人……不准拒绝我……”“肥肥”？天杀的！竟把我当成另一女人？湘堤又惊又怒地想破口大骂，但小嘴被这野人堵得紧紧的……柯致中著火般的手向下滑移，探入湘堤的衬衫下摆内……轻触她滑如凝脂的肌肤……一瞬间像有一颗炸弹在她身上炸开一般，湘堤脑中轰然一声，本能地尖叫，“不要！不……”她使出吃奶的力气甩开柯致中，踉跄地滚下床，跌坐在地板上……“斐斐？”宿醉未醒的柯致中仍迷迷糊糊的，“你怎么了？你在床底下吗？”柯致中伸出手，想把湘堤拉起来，“不要碰我！色狼！”湘堤尖叫一声，狠狠地甩了柯致中一巴掌。

“斐斐？你什么意思！你……”柯致中由愤怒的瞬间转为震惊，“你……我的天呀！你不是斐斐！”“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什么‘肥肥’！”湘堤又气又恼地把衬衫下摆收进长裙内，太混蛋了！台湾是什么鬼地方？一下飞机就被一个野男人又吻又亲又抱，还拉开她的衣服……按照她所熟读的四书五经、烈女传……眼前她不是该‘一死保节’就是即刻嫁给这个臭男人……但叶湘堤愤怒地只想宰了这男人！杀他灭口……但眼前这男人看起来要比她震惊千

倍，“你……你是叶可薰！”“啪”，柯致中伸手按亮了电灯，不敢相信地瞪著湘堤，“天呀！你真的是阿薰！我的天！我怎么会亲到你？怎么会……”他老兄一副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状。

有没有搞错啊！湘堤生气地睁大眼睛，嘿！被狼吻的是我，被偷袭的也是我……我都还没哭呢！哪轮得到你来呼天抢地？好吧，就算你亲到的是“叶可薰”，那你便宜都占尽了，也用不著摆出一副痛不欲生、活像被夺去“处男童贞”的悲恸状吧！

“嘿！你这混帐是谁？”湘堤努力控制自己狂乱的心跳，瞪著他说：“你为什么在我的房间？快给我滚出去！”“阿薰，对不起，我一时迷迷糊糊把你当成菲菲，你别生我的气好不好？”柯致中懊恼万分地捉住凌乱的头发，唉！他什么女人都可以碰，怎么会去惹到可薰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肥肥？扁扁？你给我滚！”叶湘堤大叫。

“可是，这是我的房间呀。”柯致中两手一摊，很无辜地说。

“你的房间？”湘堤愣了半晌，看来这家伙就是柯致中了！该死的叶可薰！什么不说清楚，他的房间是在楼上！

柯致中关心地摸摸她额头，“阿薰，你还好吧？是你自己说懒得爬到楼上，要我住二楼，你住一楼的呀。嘿，你……”他看著湘堤迷蒙如醉的双眸和驼红的双颊，眼底掠过一丝邪气，嗓音低沉性感地说：“阿薰，你该不会因为这惊天动地的一吻而爱上我吧？虽然以前你当我是‘哥儿们’，互不来电，但如果你打算从现在开始爱上我，我也会很乐意全面配合的。”“无耻！放开我！”湘堤用力挥开他的手，转过身背对他，胸口激烈地喘气……不可思议……这男人身上好像有一种魔力，会抢走她身边的氧气，令她无法呼吸……叶可薰不简单，和这男人相处这么久竟还没窒息而死？怎么做到的？“楼下那些人是怎么回事？我把房子租给你，可没允许你在这开狂欢派对。”湘堤凶巴巴地瞪著他。

柯致中一脸莫名其妙，“嘿，阿薰，你没搞错吧？这派对是你要我帮你开的，两个礼拜前，你由东京打电话回来，说你今天回台湾。要我帮你弄个小 Party，把所有的朋友找来聚一聚。”该死的叶可薰，湘堤第一千零一遍诅咒她，什么事都没事先交代好，就只知道直扑关恒毅怀里。

“好吧，那你说……这里是你的房间？”“如果我们所踩的是二楼的话，应该是。”柯致中幽默地回答。

湘堤这时才有心情仔细打量眼前这男人，这男人高得不像话，至少有一百九十分。浑身散发一种粗犷豪迈的气势，留著基努李维式的小平头，一双腿长得应该去拍牛仔裤广告；但脸上的线条都是刚硬、冷漠及毫不在乎的颓废劲，古铜色的脸颊边有细小的胡碴。

尤其是那双冰冷犀利的眼眸，是那么冷淡，不带任何感情，仿佛闪著对世人的嘲弄。但他的吻却是那么狂野炽热，足以将人焚烧……这男人真是冰与火的奇怪组合，多矛盾！湘堤不由自主地轻抚被他狂吻过的樱唇，没注意到自己的双颊红得似野草莓般。

“我劝你别再用这种眼神看我——尤其是在我的房间里。”柯致中的嗓音更沙哑低沉，他挑起一边浓眉，“阿薰，你这趟回来是来诱惑我的？”叶湘堤立刻涨红了脸，火烧屁股般地由椅子上跳起来，“你……卑鄙无聊！你少臭美了！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我要下楼了。”湘堤逃难似地冲到门口，提起自己的行李，脚下一不稳，“哎哟——”她重重

跌一跤。

“阿薰！你没事吧？”长手长脚的柯致中立刻将她抱起来，“有没有扭到脚？”“好痛……”湘堤痛得直吸气，但当柯致中的大手抓住她雪白的脚踝时，她立般反射性地推开他的手，“不！不要碰我！”“阿薰？”柯致中十分困惑地皱起眉，“你今天真的非常奇怪耶！我只是帮你揉揉脚踝；而且，我又不是没看过你……”“看过”？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湘堤敏感地立刻满脸通红，紧张地直瞪著柯致中，难道……这臭男人和叶可薰真的有过什么？“干么这样看我？”柯致中更加莫名其妙，“我说得没错呀！以前我教你游泳时，你这双最引以为傲的美腿我早就看得不要看了。”游泳！原来是这么回事。湘堤大松了一口气。

“忍著点。”柯致中托起她的脚踝，“我要用力帮你揉揉瘀血。”“啊”湘堤立刻杀猪般地哀嚎，“痛啊！痛啊！痛死我了！你轻一点啦”“小声一点！你鬼叫鬼叫的人家还以为我对你怎么样！不用力揉，明天你的脚就会肿起来……”“哇”又是一声恐怖无比的惨叫声。

阿薰怎么上去找柯致中这么久都不下来？跑上楼的小莉突然中途煞住脚，那一声声奇怪的叫声，“痛……你轻一点！”不会吧？阿薰和大柯……小莉又怀疑又兴奋，（偷窥别人当然兴奋）她轻推开门，“阿薰……哇！”她大叫一声，连忙退出去，“对不起！对不起！你们继续！”柯致中……正拖著阿薰雪白的美腿……哎呀！好肉麻的调情方法哦！

湘堤和柯致中疑惑地互望一眼 小莉这女人在搞什么？神经兮兮的，她不是在楼下和男友热吻吗？亲够本了？走廊上的小莉兴奋地涨红了脸……哟！被我捉到了！大柯和阿薰耶！乾柴烈火……我一定是第一手消息！我要赶快下楼去四处传播……“不对！”小莉大叫一声，大柯的亲密女友是别人，而阿薰也早有男朋友……她立刻又破门而入，“快住手！快住手！你们在做什么？莫一失足成千古恨”“小莉？”柯致中皱著眉把一块撒隆巴斯贴在湘堤脚踝上，“你别一直穷嚷嚷好不好？没看到阿薰的脚扭伤了吗？”哦！原来是脚踝扭到……那也用不著把裙子撩那么高嘛！小莉很不好意思地讪讪道：“阿薰，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赶快下去跟我们跳舞吧。”“不跳啦。”湘堤苦著脸站起来，“我的脚扭成这个样子，明天还不知道能不能走路呢？”“阿薰！你怎么穿成这样？！”小莉又像见了鬼般地尖叫，“天啊！衬衫的扣子从第一颗扣到最后一颗；裙子的长度不但超越膝盖还直达小腿肚……你全身上下没有半点走在流行的尖端！阿薰，你别告诉我今年夏天巴黎和日本流行这种老姑婆装！”什么老姑婆装！湘堤霎时怒火中烧，喂，客气一点，我只是不像叶可薰那么爱露肉罢了。我这叫端庄、保守，你懂不懂？“对了，阿薰，你说要试试这套礼服。”小莉扬扬手边的袋子，“上次我去纽约时，你不是叫我在唐娜·卡伦的本店帮你挑一件最性感、骚包的小礼服，来，买回来了！你快试试看！”小莉拿出礼服，湘堤看著那件又露背又露肩，中空外加超短的火红色性感小礼服，不禁满脸通红，“这……这要怎么穿？”正确来说，这件小情妇装有穿没穿都差不多！

“拜托！别告诉我你这服装设计师看不懂怎么穿。”小莉说：“来来，我帮你换，喂，柯致中，淑女要换衣服了，你快滚出去好不好？”“小姐，这是我的房间？”柯致中抗议，“你们不能下楼去阿薰的房间慢慢换、慢慢研究吗？”“你这人真罗唆耶！在你这换衣服是看得起你！快快快！快出去。”小莉不由分说地把柯致中推出去。

三分钟后，叶湘堤不敢置信地瞪著镜中的自己，这……这个“烟视媚行、祸国殃民”的小骚包是我？！

“哇！好美艳迷人！阿薰，你的身材真是一级棒！”小莉忍不住叹道：“瞧你腰高腿长的，皮肤又雪白，最适合这种诱人的火红色了！我的眼光愈来愈准了吧！第一眼就知道这种衣服适合有本钱的你。”“我……我不敢穿出去……”湘堤双颊艳红，拚命把超短的裙摆往下拉，“天呀！这裙子这么短、肚脐这里还中空、领口又开这么低……又这么紧，我好怕我一打个喷嚏这领口就会裂开，岂不春光外泄，喔！不……”该杀的叶可薰！你有暴露狂！湘堤暗骂著，难怪她说我一件长洋装可以给她做五条迷你裙！

“你不敢穿？！”小莉像听到公鸡下蛋般怪叫。“笑死人了！叶可薰！你少假细意了；我去美国前你还一再交代我 裙子要愈短愈好、领口要愈低愈好，最好能把全天下的男人迷得晕头转向、神魂颠倒！我可是很尽忠职守地在唐娜卡伦店里找出一件布料最少的呢！

唉！你在我面前就虎假啦……，咦？你最近好像又瘦一点，”小莉拿起皮尺在她腰上一量，“奇怪，我上次量你是二十三寸半的腰呀，怎么变二十三了？没关系，不该瘦的地方还是没有瘦……待会我就叫人帮你收收腰身。”小莉也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在台北有一家信誉不错的个人工作室。

“对了，该让大柯进来了，老是把人家关在外面不好意思。”小莉一个箭步地打开房门，叫湘堤躲都没地方躲！

乍见换装后的湘堤，惊艳的柯致中有片刻说不出话来，但马上又恢复一贯的吊儿郎当道：“哟！性感女神又打算重出江湖，让台北市大塞车？小莉，你确定这种衣服可以穿到外面去？你该不会拿错买给自己的性感内衣给阿薰吧？”“去你的！柯致中！人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妖姬式礼服’呢……”小莉立刻反驳。

湘堤一边听著小莉和柯致中的唇枪舌剑，一边因柯致中灼热大胆的注视而面红耳赤……这男人的眼光，充满了侵略性……是那么火热直接而令她心跳狂乱……而柯致中呢？当了叶可薰的室友快一年，阿薰更性感迷人的打扮，他早已见怪不怪；但今晚的阿薰，真的很不一样……明艳照人的外表下竟有一抹羞郝的清纯……及害羞……害羞？！叶可薰会害羞？柯致中不确定地又眨眨眼，突然之间，他第一次对眼前这熟悉又陌生的小女人起了莫大的好奇心。

第三章

假扮叶可薰的第一天，真是新鲜刺激又有趣！

早上十点多，湘堤尚好梦方甜时，突然感觉有个奇怪的东西在碰她的脸颊，谁！有人偷亲我？！圣女贞德二世湘堤立刻睁开眼睛，高举玉手，“色狼”原本要劈下去那一巴掌，因乍见是一张俊美潇洒得宛如布莱特彼德加休葛兰的脸庞而停在半空中。（所以说人长得帅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你……你是谁？”湘堤十分羞怯地把被单拉至胸口。

“噢！达令！我的小小薰！”混血帅男大卫热情地张开手臂，“我是大卫

呀！你最忠实的法国情人，去年我陪你在巴黎和普罗旺斯共渡一段浪漫无比的假期，你忘记了吗？当时我还以一枚卡蒂亚的钻戒向你求婚，你说要仔细地考虑看看，可是你一直没给我消息。为了你，我还把事业重心由法国转来台湾，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钻戒？刚睡醒的湘堤一头雾水，该死的叶可薰一天到晚答应别人的求婚。她哪一次认真过？大卫深情款款地执起她的手，“亲爱的，你考虑好了吧？是否已经愿意嫁给我，当我巴黎豪宅的女主人了？”结婚！湘堤吓得睡意全消，喔，不！别在我假扮叶可薰的第一天就叫我做这么大的牺牲好不好？“大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不是请你先回去……”湘堤十分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中午吧……中午你再来接我共进午餐，现在，我得先起来漱洗……”基本上，叶湘堤是不反对一大早起床就有迷死人的帅哥在她床边大吐爱意，但也必须是在她梳洗整齐，衣著光鲜的时候……现在的她，老大！昨晚临睡前她还别了个发卷在头上呢！

“可薰，你要我出去？”大卫不相信地望著她，以前的可薰是最喜欢她在她刚睡醒时来“偷袭”她，清早的她，甜美清新有如水蜜桃……“对！我要起床梳洗了，所以请你出去！”湘堤便把大卫推出去后，才松了一大口气！

老天……假扮叶可薰的第一天序幕就这么刺激，湘堤真怀疑自己有没有体力去应付叶可薰那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叶可薰！叶可薰！”突然来的声音甩掉湘堤的思绪，她猛地回过神，赫然见到柯致中正似笑非笑地倚在门口。

“柯致中！你想吓死人呀？不敲门就进来！”“我敲过了呀，敲了半天你没反应。”柯致中摆摆手，兴味十足地瞅著她，“叶可薰，你发什么呆？别一大早就一副‘思春’的样子好不好？”“柯致中！”湘堤用力地把所有枕头全砸过去。

“喂，别打别打！”柯致中边闪边说：“老人家小心扭到腰……我是上来告诉你，楼下有花店小弟送花来，你下不去去签收？”哇！一大早就有人送花来！“我下去。”湘堤穿著室内拖鞋就想往下冲。

倚在门边的柯致中却伸出长手拦住她。

“喂，你干嘛？让开！”湘堤瞪著，奇怪了！每次一站在他面前她就没由来的心跳加快……“叶可薰小姐……”柯致中放肆地自上俯视她，促狭地慢吞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会先把头上的发卷拿下来，免得送花小弟以为是叶可薰的‘阿母’下来签收；还有，先别发火……”他扣住湘堤已高举的粉拳诡异地笑道：“叶大小姐，你胸前的扣子没有扣……”叶湘堤触电般地一低头，“哇”随即爆发惊天动地的尖叫，“色狼！色狼！你不要脸！滚出去！”湘堤一边双手护胸，一边尽是拳打脚踢地把柯致中端出去！

“搞什么呀？”无辜的柯致中被打得莫名其妙，“怪女人，自己扣子不扣好还骂别人是色狼？唉！女人！全是怪物！”甩甩头，柯致中潇洒地下楼吃早餐去也。

一天下来，可把叶湘堤累壞了。

先被那混血帅哥大卫接去吃中餐；再和送来九百九十九朵紫玫瑰的憬宏企业小开共进浪漫的下午茶；晚上再被社交界的名人刘大公子请去共进晚餐。好不容易要回家，半路又杀出一个什么“青年才俊”刚出炉的年轻立委高某某请去吃消夜。

他们个个风度翩翩，各有迷人的地方，而且看得出来对叶可薰都是一

往情深，很认真地在交往。湘堤每面对一个就有一种“这么好的男人，可薰还考虑什么，直接嫁了算了”的冲动，可是一天下来……湘堤发现叶可薰真是分身乏术，不够嫁！

第二天早上被金融界贺公子接去打高尔夫球；下午秦大老板的珠宝廊开第五家分店，请她去剪彩，并奉上一粒金光闪闪的大钻戒；晚上热烈追求她的名电视制作人，包下东区一家 DISCOPUB 为可薰开接风派对。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湘堤每天的约会都排得满满的，穿著叶可薰挂在衣橱内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和不同的名流公子约会，她发现叶可薰一个礼拜的约会对象给她叶湘堤约三辈子都有剩！

而湘堤的心态也慢慢由原先的羞怯、排斥，转变为好奇与探险。她想通了！既然和叶可薰交换身分已成定局，在台北，人人都当她是美艳大方、俏丽多变的叶可薰；而不是保守闭塞的叶湘堤，那她何不暂时忘掉自己真正的身分，快快乐乐地享受这个意外的假期，好好地体验那个三八兮兮，整天只想当万人迷的妹妹叶可薰，她的生活方式和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每当夜幕低垂要回家时，就是湘堤最心虚也是心情最复杂的时刻。

柯致中，总是坐在客厅等她。他静静地抽著菸，看著一卷录影带，一见是湘堤回来，他眼神复杂地看她一眼后就关掉电视回房睡觉。

柯致中回房后，湘堤好奇地去看他看的是什么片子，是一部外语片，但接连好几天下来，湘堤发现柯致中看得竟全是同一支片子！

他……真的是在看录影带吗？湘堤呆愣在暗暗的客厅内，不敢再往下想……这天晚上，湘堤被万盛集团的张小开请去全台北最贵的法国料理店共进晚餐。

鱼子酱、法式生蚝、野菇烩北海比目鱼……十分可口；白酒的年份也很好；桌边有人拉著优美的小提琴；张小开还很用心地请人在桌边布置著浪漫的香槟玫瑰……气氛直是如梦似幻，美极了！

但盛装的湘堤整晚却心不在焉的，她耳边听著张小开反反覆覆地夸耀自己是多么家财万贯……田产若干，由忠孝东路一段到七段都有他家的房子，海内外有几家工厂，计画明年底进军立委，在这之前想先成家……湘堤脑中却只有一个问题——柯致中到底晚上都待在客厅干嘛？看录影带？那为什么每晚看的都是同一支片子？五、六天下来，那影片根本没看到一半！

难道……他是在等夜归的自己？不！湘堤下意识地摇摇头，俏脸一阵绯红，她才不要自做多情……“可薰，你为什么摇头？”大谈新居如何布置的张小开不解地问，“你是觉得客厅那十二尺的巨型鱼缸应该是放在南方而不是北方，这样才能招财气吗？”“不是……”湘堤又连忙否认，这人真变态！我管你家的鱼缸是要摆在你头上还是你屁股上？突然，入口处的一男一女吸引了湘堤的全部注意力，这三人的衣著十分光鲜亮丽且考究，典型的都会雅痞。

好家伙！柯致中！湘堤在心底暗骂，我还以为你这纯情男在家独守空闺，痴痴地等我回去呢，哼！马上就带漂亮妹妹出现了，还一次带两个！生意真好！

柯致中也注意到角落上的湘堤了，她永远是人群中最亮眼的一个人！他远远地抛给她一个莫测高深的微笑，又饶富兴味地瞟了她旁边的张小开一眼，才和两个女伴在另一头落座。

他在笑什么？一定在笑我和一头大金牛在一起……顿时湘堤的双颊如